

古
今
詞
話

古今詞話

吳江沈 雄偶僧編纂

休寧江尚質丹崖

詞品

原起

張炎曰粵自隋唐以來聲詩間出爲長短句至於樽
前花間迄於崇寧立大晟府命周邦彥諸人討論古
昔由此八十四調之聲始傳其後万俟雅言輩增衍
慢曲引近或移宮換羽爲三犯四犯按月令爲之其

曲遂繁

黃昇曰長短句始於唐盛於宋唐詞具載花間集宋詞多見於曾端伯所編復雅一集兼採唐宋迄於宣和之季凡四千三百餘首吁亦備矣况中興以來作者繼出及乎近世人各有詞詞各有體知之而未見見之而未盡者不勝筭也

俞彥曰詞何以名詩餘詩亾然後詞作故曰餘非詩亾所以歌詠詩者亾也周東遷三百篇音節始廢至漢而樂府出樂府不能以代民風而歌謠出六朝至

唐樂府又不勝詰曲而近體出五代至宋近體又不勝方板而詩餘出唐之詩宋之詞甫脫穎而已傳徧歌工之口元世猶然今則絕響卽詩餘中有採入南劇引子率皆小令其曼詞不知爲何物此詩餘之亾所以歌詠詩餘者亾也

王岱曰詩至於餘而詩亾餘至於極妙而詩復存是薄詩之氣者餘也救詩之腐者亦餘也詩以溫厚含蓄蓄怨不怒哀不傷樂不淫爲旨詞則欲其極怒極傷極淫而後已元氣於此盡矣觀唐以後詩之蕪澁反

不如詞之清新使人怡然適性不惟不欲少留元氣若以不留元氣爲妙者是時代升降學力短長各殊氣運至此不容不變動人心之巧不容不割露卽作者當亦不自知其何故是詩之不至於盡亾則實餘有以存之也

徐師曾曰自樂府亡而聲律乖李白始作清平調憶秦娥菩薩蠻時因效之厥後行衛尉少卿趙崇祚輯花間詞五百闕爲近代填詞之祖陸放翁云詩至晚唐五季氣格卑陋千家一律而長短句獨精巧高麗

後世莫及此事之不可曉。蓋傷之也。然謂之填詞。則調有定格。字有定數。韻有定聲。間有長短句。或可損益。亦必凜遵於所自昉也。

陳大樽曰。宋人不知詩而強作詩。其爲詩也。言理而不言情。終宋之世無詩。然宋人懽愉愁怨之致。動於中而不能抑者。類發於詩餘。故其所造獨工。蓋以沉摯之思而出之。必淺近。使讀之者驟遇之。如在耳目之表。久誦之而得雋永之趣。則用意難也。以猥利之詞而製之。寔工鍊。使篇無累句。句無累字。圓潤明密。

言如貫珠則鑄調難也其爲體也纖弱明珠翠羽尙嫌其重何況龍鸞必有鮮妍之姿而不藉粉澤則設色難也其爲境也婉媚雖以驚露取妍寔貴含蘊不盡時在低徊唱歎之際則命篇難也宋人專事之篇什旣富觸景皆會雖高談大雅而亦覺其不可廢也

疏名

都穆曰滿庭芳取柳柳州滿庭芳草積玉樓春取白香山玉樓宴罷醉餘春霜葉飛取杜子美清霜洞庭葉故欲別時飛宴清都取沈隱侯朝上闔闔宮夜宴

清都闕又云風流子。出劉良文選註言其風美之聲流於天下。子者男子通稱。荔枝香。出唐書。貴妃生日。命小部奏新曲。未有名。適進荔枝。故以名曲。解語花。出天寶遺事。亦明皇稱貴妃語。解連環。出莊子。連環可解。華胥。引出列子。夢游華胥之國。塞垣春。出後漢鮮卑傳。玉燭新出爾雅。此載南濠詩話者。

楊慎曰。詞名多取詩句。如蝶戀花。取梁元帝翻指蚊。蝶戀花情滿庭芳。取吳融滿庭芳草易黃昏。點絳脣。取江淹詩。白雪凝瓊貌。明珠點絳脣。鵲天。取鄭

詩春游鷄鹿塞家在鷓鴣天惜餘春取太白賦語浣
溪沙取杜少陵詩青玉案取四愁詩語西江月取衛
萬詩只今惟有西江月曾照吳王宮裏人踏莎行取
韓翃踏莎行草過春溪瀟湘逢故人柳惲詩也粉蝶
兒筆滂詞與花同活句也菩薩蠻西域婦人髻也蘇
幕遮高昌女子所戴油帽尉遲杯尉遲敬德飲酒必
用大杯也蘭陵王王入陣必先言其勇也生查子查
卽古槎字張鷟事也多麗張均妓名善琵琶者也念
奴嬌玄宗宮人念奴也見詞品

胡應麟曰點絳脣青玉案等名楊說或協餘皆偶合
未必出自詩中滿庭芳莫易黃昏形容淒寂詞名僅
滿庭芳三字豈應出此生查子謂古槎字合之博望
意亦不貫菩薩蠻謂南國人危髻金冠故名非專指
婦人髻也尉遲大杯正史世攷乃引南劇爲據鷓鴣
天謂鄭峒詩則春游鷄鹿塞鷄鹿塞當入何調愚按
用脩元敬俱號博綜過於求新遂多瑣漏如一滿庭
芳也元敬謂本柳洲用脩謂本吳融果何自歎說載
筆叢

沈際飛曰按南北劇與調同名者頗多小令之指練
子點絳唇卜筭子謂金門憶秦娥浪淘沙鷓鴣天步
蟾宮鷓鴣橋儂夜行船梅花引等中調之一剪梅唐多
令十拍子青玉案行香子天僊子風入松別銀燄祝
英臺近滿路花意難忘等長調之滿江紅尾犯滿庭
芳燭影搖紅念奴嬌絳都春高陽臺喜遷鶯東風第
一枝二郎神花心動等皆南劇引子小令之柝柝青
賀聖朝中調之醉春風驀山溪長調之聲聲慢八聲
甘州桂枝香永遇樂沁園春賀新郎皆南劇慢詞

柳塘詞話曰。唐宋諸詞。花間草堂習久。傳多僻調異名。每置不問。近來異體怪目。渺不可極。故詞選須用舊名。如本草誌藥。一種數名。必好稱新目。徒惑視聽。世禱方理。猶必辨以宮律。溯之原起。迺爲有當。若後人自度。或前後湊合。更立新名。則吾豈敢定哉。

按律

楊萬里曰。作詞有五要。第一按律。其次擇腔。如十一月須用正宮。元宵詞須用僊呂宮。當遇事以別之。月令以準之。宋之大祀大卹。則用六州歌頭。可以例定。

而不可以名拘者也。

黃昇曰：按周美成瑞龍吟，自章臺路至歸來舊處，是第一段，自黯凝竚至盈盈笑語，是第二段，謂之雙拽頭，屬正平調。自前度劉郎以下，卽犯大石調，是第三段。至歸騎晚以下，再歸正平調。諸本於吟箋賦筆下分段者，非體也。

古今樂

亦曰：姜堯章詞花菴備載無遺，若湘月翠樓

吟惜紅

公諸腔，不得其調，難入管絃也。

揚萬里

曰：作詞能依句者少，詞若歌韻不協，奚取哉。

或謂善歌者能融化其字殊不詳制作轉摺用或不當正旁偏側凌犯他宮非復本調所以宮律之重也如塞翁吟之衰颯帝臺春之不順隔浦蓮之奇煞鬪百花之世味是擇腔又在按律之後不可不較量耳錢謙益曰張南湖少從王西樓刻意填詞必求合某宮合某調某調第幾聲其聲出入第幾犯抗墜圓美以期合作謂之當行余對之曰南湖圖譜俱係習見諸體一按字數多寡句讀平仄至宮律之學尙隔一塵試覽樂章集中有同一體而分載大石歇指較之

多寡平仄。要大有別。此理亦近人未解。

沈際飛曰。所謂宮調者。黃鐘宮。南呂宮。無射宮。中呂宮。正宮。仙呂宮。歇指調。高平調。大石調。小石調。正平調。越調。商調。此十三條曲律也。以南北劇引用詩餘較之。尙有林鐘宮。雙調。般涉調。道宮。散水調。琴調。共一十九條。然詩餘有名同而所入之宮調則異。字數多寡亦因之異者。亦有字數多寡則異而所入之宮調則同者。

雍熙樂府曰。黃鐘宮。空富貴。纏綿。正宮。空闌。悵。雄壯。

大石調。空風流蘊藉。小石調。空旖旎。娥媚。僊呂宮。空
清新綿遠。中呂宮。空高下閃賺。南呂宮。空感歎傷惋。
雙調。空健捷激臬越。調。空陶寫冷笑。商調。空悽愴怨。
暮林鐘。商調。空悲傷宛轉。般涉羽調。空拾綴坑塹。歇
指調。空急併虛擲。高平調。空滌蕩滉漾。道宮。空飄逸
清幽。角調。空典雅沉重。此以詩餘之約法。而爲歌曲
之元聲也。

沈雄曰。前人旣用宮律。豈古者可被管絃。今則不詳
譜例哉。家詞隱先生。作古今詞譜。分十九調。一黃鐘。

二正宮三太石四小石五僊呂六中呂七南呂八雙
調九越調十商調十一林鐘十二般涉十三高平十
四歇指十五道宮十六散水十七正平十八平調十
九琴調一按舊例所輯俱唐宋元音然有以黃鐘之
喜遷鶯而爲正宮之喜遷鶯南呂之喜遷鶯者別宮
參互亦可也卽以小令夏竦之喜遷鶯與長調吳禮
之之喜遷鶯爲同一黃鐘者字數多寡無論也又以皇
甫松之平韻天僊子與張先之仄韻雙調天僊子同
一黃鐘者聲韻平仄無論也有以徐昌圖之臨江仙

爲仙呂而牛希濟之臨江仙爲南呂者其宮調自別亦可也此卽沈天羽云南劇越調過曲小桃紅與正宮過曲小桃紅異者蓋以一二證之世有解人率以教我

陳暘樂書曰五行之聲所司爲正所敬爲旁所斜爲偏所下爲側正宮之調正犯黃鐘宮旁犯越調偏犯中呂宮側犯越角之類樂府諸曲自昔不用犯聲唐自天后末年劔器人渾脫始爲犯聲以劔器宮調渾脫角調以臣犯君也明皇時樂人孫處秀善吹笛好

作犯聲亦鄭衛之變也

柴紹炳曰論古詞而由其腔則音節柔緩無馳驟之法論古詞而由其調則諸調各有所屬後人但以長短分之不復問其調在九宮其調在十三調競製新犯名目不知有可犯者有必不可犯者如黃鐘不可先商調商調不可與仙呂相出入是必須審音律也沈雄曰宣政間諸公自製樂章有側犯若尾犯一名碧芙蓉張子野所製詞也淒涼犯花犯念奴姜堯章所製詞也別有史邦卿瓊瓏四犯仇山村八犯玉交

枝又有花犯詠梅倒犯一名吉了犯南方烏有秦吉了按嘯餘萃編明辨諸書謂倒犯之卽花犯殊不知花犯爲小石調倒犯爲仙呂宮同於一百二字是又不可不按律也

詳韻

宛委餘編曰沈休文始爲四聲梁高祖雅不好之問於周捨捨對天子聖哲四字於今聲調旣自有別諸家取捨亦復不同吳楚則時傷輕淺燕趙則多爲重濁秦隴則去聲爲入梁益則平聲似去又支脂魚虞

共爲一韻先儒尤侯俱論是切因取韻畧音譜等書
叅伍之當時遂有法言撰本長孫訥言箋註各各增
加焉卽唐人小令務遵爲金科玉律不少寬假至宋
成廣韻共二萬六千一百九十四字始有頒韻應制
諸詞

宛委餘編白沈韻之興也元周德清以中土台音勝
之又以三聲而奪四聲其所舉平聲如靴在戈韻車
邪遮嗟却在麻韻靴不押車車却協麻元暄駕言蹇
焉俱不協先煩翻不協寒山却與塊痕同押其音何

以相着。仄不協。揮杯不協。裨梅不協。糜雷不協。麻必
押梅爲埋。雷爲來。方與台協。如此呼轉。亦非鳩舌而
何。然據宋詞應制體。則德清之所持。未必是。而其所
攻未必非也。

雅韻序曰。卓氏中州之韻。中州者。中山趙地。北音惟
中山爲正。南不過定。遠北不過彭城。東不過江浦。西
不過睢陽。四境千里。過其境。則土音生矣。惟北方世
鄉談。其音謂之台。台從上聲言也。其言無入聲。以入
聲爲三聲之用。謂北人有台輔之像。其聲出乎丹田。

發乎胃臆黃鐘宮商之音也。故重厚而沈雄。其中山之音重之清者也。故爲音律之用。若南方之音多人聲出乎唇齒舌腭之間。角徵羽之音也。故輕浮而雌淺。謂之南音。曰蠻。其吳越閩廣荆湖溪洞之地皆有鄉談。謂之彛語。謂之鳩舌。非譯不通。故不入五音之內。今以三聲內收入聲爲北音之用。而世音切者何以入聲之變爲三聲。故無切。宋應制詞賦類遵頒韻。如此者。庶使有所持循。後不漸失之通韻耳。明正統

陶宗儀韻記曰本朝應制頒韻僅十之二三而人爭習之戶錄一編以粘壁韻譜定本後見東都朱希真復爲擬韻亦僅十有六條其閉口侵尋監咸廉纖三韻不復混入未遑較讐也鄱陽張輯始爲衍義以釋之洎馮取洽重爲繕錄增補而韻學稍爲明備通行矣值流離日載於掌大薄蹠藏於樹根益中溼朽虫蝕字無全行筆無明畫又以襍葉細書如半菽許願一有心斯道者詳而補之然見所書十六條與周德清所輯小異大同要以中原之音而列以入聲四韻

爲準南村老人記。

詞品曰沈韻不合聲律。今人守之如金科玉律。世他
今詩學李杜。李杜本六朝相襲而不敢革也。填詞自
可通變。如朋字與蒸字同押。打字與等字同押。挂字
畫字與怪字壤字同押。是鳩舌之病。周德清著中原
音韻偉矣。乃宋填詞已有開先者。蓋真見在人心目
不約而同耳。試舉蘇東坡一斛珠云。洛城春曉。垂楊
亂掩紅樓半。小池輕浪。紋如篆。燭下花前。曾醉離歌
宴。○自昔風流雲雨散。關山有限。情無限。待君重見。

尋芳伴爲說相思目斷西樓燕篆字據沈韻在上韻
本屬鳩舌蘇特正之也蔣竹山女冠子云蔥花香也
雪晴池館如画春風飛到寶釵樓上一片笙歌琉璃
光射而今燈設挂不是暗塵明月那時元夜况年來
心懶意怯羞與鬪鴉爭耍○江城人悄初更打問繁
華誰解再向天公借剔裁燈炮但夢裏隱隱鈿車羅
帕吳牋銀粉待把舊家風景寫成閒話笑綠鬟鄰女
倚窗猶唱夕陽西下是馭正沈韻畫及挂話及打字
之謬也呂聖求感皇恩云寒食不多時牡丹初賣小

院重簾燕飛碍。昨宵風雨尚有一分春在。今朝猶自得陰晴快。熟睡起來宿醒微帶。不惜羅襟揜眉黛。日長梳洗看花陰移改。笑拈雙杏子。連枝戴。此連粘數韻以見酌古斟今之妙。

詞統曰。從來有韻無書。自五七言近體出而有詩韻。至元人樂府出而有曲韻。唐小令原遵沈韻。宋曼詞類因頒韻。沈際飛所謂詩韻嚴而瑣。在詞當併其獨用爲通用者。綦多曲韻近矣。然以上支紙寘分作支思韻。一支紙寘分作齊微韻。上麻馬禡分作家麻禡。

下麻馬禡分作車遮韻而入聲隸之平上去三聲則曲韻不可以爲詞韻明矣近代不審詞韻迭出將詞韻不亡於無而亡於有可深歎也

鄒程村曰詞韻本無蕭畫作者遽難曹隨分合之間辨極銖黍宋詞有通用至數韻者有忽然出一韻者有數人如一轍者有一首而僅見者後人不察利爲輕便一韻偶侵遂及他部數字相引竟及全文此毛氏一人通譜全族通譜之喻爲相類也學者切戒夫通病恪遵爲成式并舉習見者爲繩尺自免駁議於

後人然無遽以魯男子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也

趙千門曰詩韻中平聲十灰十三元上聲十賄十三阮去聲十卦十一隊十四願皆今人之割半分用者也今考宋詞凡此等類一槩不分悉依詩韻原本如稼軒沁園春用灰韻少游千秋歲用隊韻俱全用不分將以宋人爲全遵沈韻耶其不遵者乃十之八九考白樂天長相思詞用支微韻已與灰半通用唐人守沈韻如山而作詞已透宋人之韻况各韻分半洪武正韻亦然作者當遵有宋辛秦諸公多仍唐韻然

亦不必相沿也。

趙千門曰。入聲最難牽合。頒韻分爲四韻。今人亦別立五韻。亦就宋詞中較其大略以爲區別耳。今檢昔詞如去矜者十之七。彼此牽混者亦什之三。卽如物部等字。押於昔詞絕少。其僅見者東坡念奴嬌。物與雪滅髮杰等同押。介甫雨淋鈴。物與砧窟沒渤同押。似物部當通用月曷等部矣。而念奴嬌不免雜用壁字。雨淋鈴不免雜用出字。何爲兩俱入於質陌韻乎。至於稼軒滿江紅。物部全與質陌部同押。是又與質

陌通矣。再攷洪武正韻，物部亦併入質陌部者。及歷考唐宋物部，有時單通用月曷，有時與質陌月曷等俱通者。前輩旣以游移，今日仍無畛域。此道將流於漫漶無極矣。故守韻宜嚴也。今當以去矜所分者分之。

毛馳黃曰：詞韻大約平聲獨押，上去聲通押。然間有三聲通押者，如西江月、少年心、換巢鸞鳳之類。故去矜於每部韻俱總統三聲，如東董江講以平聲貫上去而弁之，名曰三聲，而止列二聲，而中又分平仄。

十四部。至於入聲無與平上去三聲通押之法。故後又列爲五部。

毛馳黃曰。沈譜取證古詞。惟以名手雅篇。灼然無弊者爲準。迺有秦觀秋閨。慢暗累押。仲淹懷舊。外淚莫辨。邦彥夫人。心雲並陳。少隱禁煙。南天雜叶。稼軒諸作。歌麻通用。李景春恨。本支紙韻。而中關入來字。其他固未易闕數。當時便已縱逸。世鮮通人。傳訛至今。莫能彈射。而翦才劣手。苦於按譜。似更利其疎漏。難矣。至於稼軒南柯子。新開河詞。本佳盤韻。而起韻則

用時字。歐陽修踏莎行離別詞，本支紙韻，而末用外字。姜夔疎影咏梅詞，本屋沃韻，而中用北字。柳永送征衣詞，本江講韻，而末用遙字。當是古人誤處，未宜因以爲例，所以不能槩責之後來也。

陸蓋思曰：今以古詞叅之音律，以正當世詞用曲韻之病者。曲韻宗中原音韻，四聲通用，而入聲不列。攷之唐宋詞家，槩無是例。至於肱肱崩烹盲弘鵬等字，詞韻收入庚梗韻者，而曲韻收入東鐘韻。浮字收入尤有韻者，而曲韻收入魚模韻。則曲韻之不通於詞。

韻昭然矣。或曰德清曲韻不可遵。洪武正韻所必遵也。夫正韻作詞不無扞格。且晚近爲詞韻者。利於易押。苟且傳會所致。將古詩風雅而亦以詞韻例之乎。

本意

胡應麟曰。菩薩蠻憶秦娥爲諸調之祖。後世與調名相符者。猶樂府然。題卽詞曲之名也。調卽詞曲之聲也。宋人填詞絕唱。如流水孤村。曉風殘月等編。皆與調名了不相合。而王晉卿人月圓。謝世逸漁家傲。殊碌碌世間。則樂府所重在調不在題明矣。

沈際飛曰。唐詞多述本意。有調世題。如臨江僊賦水媛江妃也。天僊子賦。天台僊子也。河瀆神賦。祠廟也。小重山賦。宮詞也。思越人賦。西子也。有謂此亦詞之末端者。唐人因調而製詞。命名多屬本意。後人填詞。以從調。故賦詠可離原唱也。

虛聲

胡仔曰。七言八句。與七言四句。凡諸歌曲者。今止瑞鷓鴣小秦王耳。瑞鷓鴣猶依字易歌。若小秦王必襍以虛聲。乃可歌也。

楊慎曰唐人曲調皆有詞有聲而大曲又有艷有繼
有亂詞者其歌詩也聲者若羊吾夸伊那何之類艷
在曲之前趨與亂在曲之後亦猶吳聲西曲前有和
後有送也

沈雄曰詞品以艷在曲之前與吳聲之和若今之引
子趨與亂在曲之後與吳聲之送若今之尾聲則是
羊吾夸伊那何皆聲之餘音聯貫者且有聲而世守
卽借字而世義然則虛聲者字卽有而難泥以方音
義本世而安得有定譜哉夫唐詞以一章爲一解儉

歌以一句爲一解。古今樂錄曾述之矣。余以近代吳歌。猶有樂府遺意。腔調如是。而詞義之變。輕重流遞。反復聯合。且有遲其聲以媚之。如那何二字之類。俱化作數字。亦大有方音在焉。

小令

張炎曰。詞難於小令。如詩難於絕句。一闕不過十數句。一句着閑字不得。夏末句最當留意。惟有有餘不盡乃佳。

倚聲集曰。小令不學。學間當效歐。學秦。黃夫。學間之。

絳珠處於詩爲靡於詞如古錦罔然異色若歐晏剛
饒蘊藉秦黃則最生動夏有一唱三歎之致

王士禛曰南宋長調如姜史蔣吳有秦柳所不能及
者北宋小令如晚唐絕句以劉賓客杜紫薇爲絕詣
昔出供奉龍標一頭地

中調

沈際飛曰唐人長短句小令耳後衍爲中調長調其
故以換頭雙調聯合之者中調也復系之以近以犯
以慢分別之如院本之名犯名賺名破之類且顧從

詞林典故
敬編輯草堂以臆見分之後遂相沿耳

沈雄曰唐宋作者止有小令曼詞至宋中葉而有中
調長調之分字句原世定數大致比小令爲舒徐而
長調比中調尤爲婉轉也今小令以五十九字止中
調以六十字起八十九字止遵舊本也

長調

張炎曰作慢詞須看題目先擇曲名然後命意思其
頭何如起尾何如結然後選韻然後述曲最要過變
不可斷了曲意

柳塘詞話曰。唐人率多小令。樽前集載唐莊宗歌頭一闕。不分過變。計一百三十六字。爲長調之祖。若不甚佳。按歌頭係大石調。別有六州歌頭。水調歌頭。皆空音節悲壯。以古興亾事寔之。良不與艷詞同科者。梅墩詞話曰。詞貴柔情曼聲。第空於小令。若長調而亦囁囁細語。失之約矣。惟沉雄悲壯。情致疊疊。方爲合作。其多有不轉韻者。以調長勢散。恐其氣不貫也。如俞彥所云。意窘於侈字。貧於複氣。竭於鼓。鮮不納敗。

換頭

張炎曰。要知換頭不可斷了曲意。如白石云。曲曲屏
山。友淡。獨白。甚情緒。於過變則云。西窻又吟。前此
則曲意不斷矣。

劉體仁曰。換頭處不欲全脫。不欲明粘。能如畫家關
闔之法。一氣而成。明神味自足。有意求之不得也。宋
人多於過變處言情。然其氣已全於上段矣。另作頭
緒。便不成章。至如東坡賀新郎。乳鷓飛華屋。其換頭
石櫺半吐。皆咏石櫺。上筭子。缺月挂疎桐。其換頭縹

紗孤鴻影皆詭鴻又一變也

沈雄曰。然曲之起多用絕句。或皆單調。教坊記所載是也。樂府所製有用疊者。今按詞則云換頭。或云過變。猶大曲調之爲過宮也。宋人三換頭者。美成之西河。瑞龍吟。耆卿之十二時。戚氏。稼軒之六州歌頭。醜奴兒。近伯可之寶鼎現也。四換頭者。寢窻之鶯啼序也。

起句

張炎曰。詞之語句太寬則率易。太工則苦澁。如起頭

八字相對須着一字服。如詩眼同。若八字既工。下句便可少寬。庶不窒塞。約莫太寬易。又着一句工。緻者便粹。粹此詞之關鍵也。

沈雄曰。起句言景者多。言情者少。敘事者更少。太約質實則苦生澁。清空則流寬易。換頭起句更難。又斷斷不可犯此。所以從頭起句。照管全章及下文。換頭起句。聯合上文及下段也。

結句

劉體仁曰。詞之起最難。而結更難。於起不欲轉入別

調也。呼翠袖爲君舞，倩盈盈翠袖搵英雄。淚便是
法，須結得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之妙。若美成任
舞休歌罷，則何以稱焉。

沈雄曰：結句如水龍吟之作，霜天曉鬢斜陽攬，亦是
一法。如憶少年之况，桃花顏色好事近之放真珠簾
隔緊要處前結，如奔馬收韉，須勒得住，又似住而未
住，後結如衆流歸海，要收得盡，又似盡而不盡者。

辨句

詞裏曰：近人多據圖譜，嘯餘譜二書，平仄聲韻，而又

半黑半白以分別之其中虛實句讀每置不論且截詞太畧如字數稍有起結相類遂譌爲一調矣明辨一書多遵嘯餘譜舛錯更甚或逸本名或列數調或分譌字甚則以觀字爲寔字則有增添字數之譌以上二字可聯在下句以下三字可截在上句則又錯亂句讀之譌成譜豈可如是是不可不辨句也

柳塘詞話曰俞彥云詞全以調爲主調全以字之音爲主首有平仄大有必不可移者間有可移者仄有上去入大有可移者間有必不可移者任意出入矣

其由來有棘喉澁舌之病。余則先整其詞句。平仄之粘務。遵彼宮調陰陽之律。縱奇才博洽。僻字尖新。有不得稱爲當行者。此余從音律家學之傳。雖曲夏嚴於詞。詞或寬於詩。有不能任意爲之者。

柳塘詞話曰。五字句起結自有定法。如水蘭花慢首句。拆桐花爛熳。三奠子首句。悵韶華流轉。第一字必用虛字。如襯字。謂之空頭句。不是一句五言詩可填也。如醉太平結句。寫春風數聲好事近結句。悟身非凡客。可類推矣。如七字句在中句。亦有定法。如風

中柳中句怕傷郎又還休道春從天上來中句人憔悴不似丹青句中上三字須用讀斷謂之折腰句不是一句七言詩可填也若據圖譜僅以黑白分之嘯餘譜以平仄協之而不辨句法愈見舛錯矣

疊句

沈雄曰兩句一樣爲疊句一促拍一曼聲瀟湘神法駕蕩引一氣流注者促拍也東坡引雄心消一半雄心消一半不爲申明上意而兩意全該者曼聲也體如是也若呂居仁之恨君不似江樓月南北東西南

北東西只有相隨世別離是承上接下偶然戲爲之耳

對句

周德清曰作詞十法始卽對耦有扇面對重疊對救尾對趙元鎮滿江紅云欲往鄉關何處是正水雲浩蕩連南北又欲待忘憂須是酒奈酒行欲盡愁世極此卽扇面對也

俞彥曰詞中對句須是難處莫認爲襯句正惟五言對句七言對句使讀者不作對疑尤妙此卽重疊對

也

沈雄曰對句易於言景難於言情且開放則中多迂濫收整則結世意緒對句要非死句也牛嶠之望江南不是鳥中偏愛爾爲緣交頸睡南塘其下可直接全勝薄情郎此卽救尾對也

周雪客曰稼軒對句如對鄭子真巖石卧赴陶元亮
鞠粦期生硬不可按歌固不若丁飛濤之嬾對蝨嫌
稽叔拙貧來鬼笑伯龍癡用事用意爲有情致

複字

卓人月日詩中一句連三字者夜夜夜淡聞子規日
日日斜空醉歸此非疊字也如醉春風釵頭鳳摘紅
英惜分釵等曲乃有複字尤更難於落句者以全任
氣足韻足耳

劉體仁曰複字亦良不易錯錯錯與忡忡之類須是
另出不是上文又不離上段句意乃善

襯字

張炎曰詞之語句若惟疊以實字讀之且不貫通况
付雪兒乎合用虛字呼喚一字如正但任况之類兩

字如莫是又還之類三字如夏能消最世端之類要用之得其所

沈雄曰調卽有數名詞則有定格其字數多寡句讀平仄韻腳叶否較朕少有參差委之觀字緣文義偶不聯綴或不諧暢始用一二字觀之究其音節之虛實尋其正文自在如沈天羽所引南北劇中這字那字正字字却字不得認爲別宮別調

轉韻

沈雄曰轉韻須有水窮雲起之勢若重疊余虞美人

譜公子。藏字木蘭花。謂之四換頭。以其四轉韻也。他如荷葉杯。酒泉子。河傳等曲。如不轉韻。豈不謂之好語零碎也乎。

藏韻

周蕾谷曰。換頭二字用韻者。長調頗多。中間更有藏韻。木蘭花慢。惟屯田得音調之正。蓋傾城盈盈懼情。於第二字中有韻。且如定風波。南鄉子。臨浦蓮。豈可目昧爲之。

沈維曰。水調歌頭。間有藏韻者。東坡明月詞。我欲乘

風歸去惟恐瓊樓玉宇後段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閒缺謂之偶然暗合則可若以多者證之則問之箋體家未嘗立法於嚴也

排調

沈雄曰唐人歌詞皆七言而異其名渭城曲爲陽關三疊楊柳枝復爲添聲若采蓮竹枝當日遂有排調如竹枝女兒年少舉棹同聲附和用韻接拍之類不僅祿以虛聲也

衍詞

沈雄曰：衍詞有三種。賀方回衍秋盡江南藥未雕，陳子高衍李夫人病已經秋，全用舊詩而爲添聲也。花非花，張子野衍之爲御街行，水鼓子，范希文衍之爲漁家傲，此以短句而衍爲長言也。至溫飛卿詩云：合歡桃核真堪恨，裏許原來別有人。山谷衍爲詞云：似合歡桃核真堪恨，心兒裏有兩箇人人。古詩云：夜闌如秉燭，相對如寢寐。叔原衍爲詞云：今宵剩把銀釭照，猶恐相逢是夢中。以此見爲詩之餘也。

集句

柳塘詞話曰徐士俊謂集句有六難屬對一也協韻
二也不失粘三也切題意四也情思聯續五也句句
精美六也賀裳曰集之佳者亦僅一斑爛衣也否則
百補破衲矣介甫雖工亦未生動沈雄曰余要增其
一難曰打成一片稼軒俱集經語尤為不易

沈雄曰蘇長公南鄉子云悵望送金杯

杜牧

漸老逢

春能幾回

杜甫

花滿楚城愁遠別

許渾

情懷何況青

絲急管催

劉禹錫

○吟斷望鄉臺

李商隱

萬里歸心

獨上來

許渾

景物登三閤始見

杜牧

徘徊一寸相思

一寸灰李商隱近代蕃錦集中朱竹垞點絳唇訊風

云灑露颺煙包佶世情有恨何人見皮日休羅幃舒

卷李白莫待花如霰王維○聽不聞聲韓愈紫陌傳

香遠陳翥陽春半崔湜柳長如線李賀舞態愁將斷

鄭情詞則佳矣但取其義之昭合不求其句之割切

也律陶集杜自晉已然止用七言五言也卽諱平對

句結句之工巧或出人意表若內用二字三字四字

當割切之於何人而註爲某某句乎

迴文

鄒祗謨曰迴文之就句迴者自東坡晦菴始也其通體迴者自義仍始也近代張繼以一首律詩而迴作一首填詞董以寧毛重倬有一首而迴作兩調者文人慧業。曲生狡獪。

張繼律詩一首向作舞春風昔有此體近復迴作虞美人調者隄邊柳色春將半枝上鶯聲喚客游曉日綺羅稠紫陌東風絃管咽朱樓○少年撫景慚虛過○終日看花坐獨愁不見玉人雷洞府空教燕子占風流○

沈雄曰東坡菩薩蠻四時詞是名倒句卽聯菴之春
恨詞義亦穩如晚紅飛盡春寒淺淺寒春盡飛紅晚
卒章云長恨送年芳芳年送恨長猶不失體若丘瓊
山之秋思卒章云寒光月影斜橫透碧窻紗平粘已
失句意又倒此只可用倒句而不可作廻文者也

隱字

詞綜曰踏青游一詞爲贈妓崔念四之作政和間士
人所製隱念四字詞云識箇人人恰止二年懽會似
睹賽六隻渾四向巫山重重去如魚水兩情美同倚

畫樓十二倚了。又還重倚。兩日不來時時在人心。
裡擬問卜。嘗占歸計。揀三八清齋。望永同鴛被。到夢
裡。驀然驚覺。夢也有頭世尾。

沈雄曰：秦少游水龍吟小樓連苑橫空。隱斐東玉字。
南柯子一鈎斜月掛三星。隱陶心兒字。何文縝虞美
人分香帕子柔藍。賸欲去殷勤。惠隱惠柔字。興會所
至。自不能已。大雅之作。政不必腴。若黃山谷兩同心
云：侬共人女邊。着子爭知我門裡。擔心隱好悶兩字。
總因黃絹幼婦外孫。蓋曰八字作偏而下流。於秋在

人心上心在門兒裏便開但淺蹊徑

隳括詞

賀寬曰東坡隳括歸去來詞山谷隳括醉翁亭記兩
人固是好手終墮惡趣

沈雄曰東京士人隳括東坡洞仙歌爲玉樓春以記
摩訶池上之事見張仲素本事記魯直隳括子同漁
父詞爲鷓鴣天以記西塞山前之勝見山谷詞是真
簡而文矣

福唐體

藝苑卮言曰陶淵明止酒用二十止字梁元帝春日
用二十二春字一時遊戲不足多尙然如宋詞東坡
之皂羅特髻連用七採菱拾翠字書舟之四代好連
用八好字亦有不可解者何獨福唐體而疑之

蓉城集曰歐陽炯清平樂遁首十春字初在句首旣
入句中始則單行旋而雙見安頓變化究不若高賓
王卜算子全用春字亦復警切復生動

沈雄曰山谷阮郎歸全用山字爲韻稼軒柳梢青全
用難字爲韻註云福唐體卽獨木橋體也竹山如效

醉翁也字楚辭此字兮字一云騷體卽福唐也究同
嚼蠟

和韻

張炎曰詞不可強和人韻若曲韻寬平庶可廢和倘
險韻爲人所先牽強塞責句意何以融貫乎和詞如
東坡楊花起句質夫合讓一頭地後段愈出愈奇歷
倒今古

沈際飛曰張杞和花間集凡四百八十七首篇篇押
韻未免拘牽字字求新亦饒生鑿惟甘州遍鴻影又

被戰塵迷一句差勝

沈雄曰古者歌必有和所以繼聲也倡予和汝詩韻
籜兮調高和寡曲推白雪至一韻而爲之數回往復
長慶之元白松陵之皮陸實濫觴焉屬和工而格愈
降矣蘇黃間一爲之辛劉復爲迭出顧其才力優爲
之此猶天絕塵遠馭之才技不馳逐於康莊大堤而
躑躅於巉崖峭壁若不藉此無以擅長者余作周勒
山間情集序云然

江尚質曰凡僊鵲橋僊七夕詞以八煞字爲韻尤雲

端雨正歡濃。只怕來朝初八年年此際一相逢未
審是甚時結煞。張子湖醉羅歌。聞情詞以毒蹴字爲
韻。多情早是眉峯蹙。一點秋波。閉裏覷人毒。歸來想
見櫻桃熟。不道秋千誰伴那人蹴。此限韻之險者。張
樞言席上。劉巨源僧仲殊在焉。命作西湖詞。巨源口
占云。憑誰好筆橫掃素縑。三百尺天下應無此。是錢
塘湖上圖。仲殊應聲云。一般奇絕雲澹天。高秋夜月
費盡丹青。只這些兒畫不成。又命賦梅花詞。仲殊先
吟云。江南二月猶有枝頭千點雪。邀上芳樽却占東

君一半春巨源續和云樽前眼底南國風光都在此
移過江來從此沅南不復開蓋減字木蘭花也和句
又是一法耳

節序

張炎曰昔人詠節序付之歌喉者不過爲應時納祐
之作所謂清明拆桐花爛熳端午梅霖乍歇七夕炎
光謝若律以詞家風度則俱未然豈如周美成解語
花咏元夕史邦卿東風第一枝咏立春不獨措語精
粹且見時序風物之感若易安永遇樂咏元夕云不

如向簾兒下聽人笑語亦自不惡如以俚詞歌於坐
花醉月之下爲真可惜

楊慎曰馮雙溪之評胡浩然詞立春喜遷鶯先紀節
序次述宴會末歸應時納祐要有感慨思致

咏物

賀裳曰曾見姜堯章論雙燕咏燕詞不稱其軟語
商量而賞其柳昏花暝正姚銓所謂賦水不當言水
而言水之左右前後也尙未若張功父滿庭芳月洗
梧桐一闋不惟曼聲勝其高調而形容細如毫髮又

皆姜詞所未發者。

沈雄曰：咏物入妙之句，如杜衍咏荷，真珠零落難收，拾劉才邵咏夜度娘，一抹微雲淡秋月，若賀方回淡黃楊柳帶棲鴉，秦處度藕葉清香勝花氣，正阮亭程村輩所云：取形不如取神也。

沈雄曰：紫薇詞羅帕分柑霜落齒，冰盤剝芡珠盈掬。安陸詞：晴鴿試翎風力軟，雛鶯弄舌春寒薄。楊慎特舉之爲咏物之工。舊今彈指詞中，有清脆鈴聲簷鴿，夜悠揚燈影紙鳶，風清新亦未有人道。

沈雄曰。卽賀黃公旼燕詞。斜日拖花。微風撲絮。如讀柳塘花塲詩。便覺春光駘宕。王沅亭贈雁詞。水碧沙明。參橫月落。還向瀟湘去。又絕似箏聲玉指。俱在行間也。

張炎曰。詞之賦梅。惟白石暗香。疎影二曲。自立新意。誠爲絕唱。李白云。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題詩在上頭。令作梅詞者。不能爲懷。

張炎曰。詩固難於咏物。詞爲尤難。體認稍真。則拘而不暢。筆情差遠。則晦而不明。要須收縱聯密。用事切

合一段意思全在結尾如史邦卿雙雙燕咏燕姜堯章齊天樂咏促織全章精粹瞭然在目且不留滯於物

曲調

沈雄曰前人有以詞而作曲者斷不可以曲而作詞如念奴嬌百字令同體也俱隸北曲大石調起句云驚飛幽鳥蕩殘紅撲殺胭脂零落門掩蒼苔書院悄潤破紙窻偷瞧一操瑤琴一番相見曾道關期約多情多緒等閒肌骨如削又起句云太平時節正山河

一統皇家全盛宮殿風微儀鳳舞翠靄紅雲相映四
海文明八方刑措田畷傳歌咏風淳俗美庶民咸仰
仁政此等調則詞而語則曲也不可以不辨竟有詞
名而曲調者如竹枝亦有北曲詞云胸背裁絨宮錦
袍續斷絲麻雜綠絲江梅風韻海棠嬌櫻桃樊素口
楊柳小蠻腰清高蘭蕙性不蓬蒿如浣溪沙亦有南
呂過曲詞云才貌撐衣不整對良宵轉覺淒清似王
維雪裏芭蕉景擲菓車邊粉黛情燈月彩少甚麼闌
鶯兒引神仙隘香車墜瑟遺瓊如減字木蘭花亦有

北曲詞云愁懷百倍傷那更怯秋光逐朝倚定門兒
望怯昏黃寒角韻悠揚如醉太平亦有北曲詞云黃
庭小楷白苧新裁一篇閒賦寫秋懷上越王古臺
半天虹雨殘雲載幾家漁網斜陽晒孤村酒市野花
開長吟去來畢竟是曲而非詞恐後之集譜者或以
曲調而亂詞體也

江運機上觀

投

沈翰价人